擇選的人詩

•陳寧貴•

羅青在「書評書目」二十六期上寫的「瘂弦論」，公良先生在二十七期寫下了讀後的「感想」，雖然他大聲疾呼，但我覺得，公良先生的意見並不很深入；也許他的情緒受到下述二個原因的影響：(1)公良先生對瘂弦的突然停止創作，感到非常可惜，在期之佳作源源而出的殷切期望下，結果產生了責備的意識。(2)對羅青寫的「瘂弦論」，他認爲用整理現代詩的史料來解釋瘂弦創作的「休克」，甚表不滿。

其實，一位詩人創作生命的「前途」，他自己必然有最明智的抉擇——繼續寫詩呢？還是停下筆來？有誰能肯定的說，瘂弦繼續寫詩下去的話，他的作品一定不能够超過以前的水準？在停筆之前，瘂弦不可能毫不加思索的便放棄了創作，甚至曾經過一場心理上的矛盾交戰。如果，整理現代詩的史料比繼續寫詩更有意義的話，爲什麼不可以因此停止創作而從事另一件有意義的事呢？

民國六十一年余光中曾寫過「後浪來了」的文章，他一開頭就說：「出國兩年，回國半年，感覺詩壇的氣候有了不小的變化。最顯著的一點是：中年的詩人普遍減產甚至停產，似乎已經進入一種滯留期；另一方面，年輕的一代對他們的先驅愈來愈不耐煩，有的揚聲挑戰，有的默默尋找自己的新路。」上一代的詩人如余光中、洛夫等，雖然仍創作不輟，但是爲了維持「名氣」，和合潮流，他們的作品已經有了好幾次風格上的轉變，尤其是余光中，他所接觸的面比較廣，詩風的蛻化很明顯，他每出一本詩集便是一次風格的表現，唯一始終不變的就是詩裏迷人的音樂性，這成了余光中詩裏的特色；因此，要使作品保持「新」，而永不落伍，何其不易？

成名的人往往爲盛名所累，盛名所至，苦悶跟着來；某作家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後，名聲大震，但後來却發現自己再寫不出好作品，文學生命枯乾了，因而栖惶終日，苦惱萬分；面向廣大的讀者，對自己懷着殷切的期望，但，本身却寫不出滿意的東西，何異於鞭打之楚？倘若讀者再加以責難，這「名人」將會有如何不幸的下場？

所以，公良先生實在不該灼灼逼人，請讓詩人自由自在的活下去吧，「名成身退」到底有什麼錯處？詩人是不是江郎才盡，祇有他曉得；即使，現在的瘂弦仍能寫出超越以前的詩，他的停止創作也並不值得嘆息人才浪費；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我相信，一浪勢必比一浪高，上一代拓荒的詩人太辛苦了，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是否到蔭涼的樹下休息；而新生的一代，早該負起繼續拓荒的責任。

還有一點，羅青寫「瘂弦論」很顯然，並不是爲瘂弦說些什麼，而是爲詩壇作整理的工作；客觀的態度是必需的，而偶然的主觀見解也很可能發生；資料收集的不易，以及整理上的困難，羅青已盡其所能予以克服；或許，他以後還會繼續從事這項工作，不料公良先生却說：「令我失望」，這種隨便潑人冷水的態度——「令我痛惜」。

一本珍貴的資料：

近20年短篇小說選集編目

隱地・鄭明娳合編・每册35元

直接函購八折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